

# 从中日对照的视点考察“了<sub>1</sub>”结句的时体属性

曹 泰 和

## 0. 引言

“了”字句一直是汉语界学者们关心的问题。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与细致，越来越多的问题得以解释，但对如何规定“了”的语法意义、时(tense)体(aspect)归属、“了”的隐现条件等一些核心问题，学者之间的说法不一。

本文关注的是“了”的时体归属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如何看待汉语的时态(tense)问题，也就是说，汉语是不是有时态标记的“时态语言”？对此，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早期的研究可追溯到(1954)的《王力文集—中国語法理论》。(1984版)。王力认为汉语只有情貌(aspect)，没有“tense”，“凤姐洗了手”“想了半天”里的“了”是完成貌(perfective aspect)<sup>1)</sup>。近期，曹道根、许凌春(2017)对汉语有无时态做过专门的论述。文中认为：“汉语既无真正意义上的显性时态标记，也无隐性时态屈折或句法时态。”，“‘真’无时态是指一种语言在形态层面上没有表达时间区分的显性屈折，在句法层面上也没有用以表达时间区分的时态部件；‘真’无时态语言不通过语法手段，但可以通过其他手段，对R(参照时间)和S(说话时间)间的二元关系进行编码。”。针对这一观点，朴珉娥、袁毓林(2019)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时态语言应该有“先时”和“非先时”之分，文中举例说明“了<sub>1</sub>”可以区分这二者。动态助词“了<sub>1</sub>”可以满足时态语言所应具备的以下三个条件：

1) 时态语言应该具有时态标记，当然这不限于动词的屈折变化；2) 在语义层面上，时态标记足以把‘先时/非先时’区分开来；3) 在形态层面上，时态标记不但带有一定的强制性，而且也只能出现在固定位置上。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汉语介于“时态语言”与“无时态语言”之间的“半时态语言”。对此，曹

道根、许凌春(2019)在同一期刊上发表了〈汉语是一种“(半)时态语言”吗?〉一文。文中重申了汉语是无时态语言的观点,指出应该区分相对时态的概念和相对时间指称概念。文中认为“‘了<sub>1</sub>’虽然表达相对时间指称,却并非汉语中的(相对)时态标记。‘了<sub>1</sub>’仍然是体标记。并没有证据表明‘了<sub>1</sub>’发生了原有标记功能的转变。”。目前,持“了<sub>1</sub>”是体标记观点的学者似乎占多数,如:刘勋宁(2002)、木村(2012)、杨凯荣(2013)等。李铁根(2002)认为“了”既有标时功能还有标态功能。郭锐(2016)认为“了<sub>1</sub>”结句中的相当一部分是“过去时标记”。

从学者们的论争中可以看出,汉语是否是时态语言的问题直接涉及的是“了<sub>1</sub>”的时体归属问题。如果承认“了<sub>1</sub>”具有“时”属性,就等于承认汉语是“时态语言”,反之亦然。也就是说“了<sub>1</sub>”的时体属性是反映汉语是否是时态语言的具体体现。

## 1. 研究目的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探讨“了<sub>1</sub>”是否具有 tense 的功能。先行研究虽然指出了一部分可以结句的“了<sub>1</sub>”具有时态标记功能,但说明的不够具体。本文力图通过对“了<sub>1</sub>”语义功能的分析以及与日文的对照研究详细论证“了<sub>1</sub>”时体功能实现的具体语境,分析得出“了<sub>1</sub>”在各个语境中的时体属性。

## 2. 研究背景

### 2.1 “了<sub>1</sub>”与英语过去时的关系

据 Klein(2009:42) 的考察, tense 一词来自拉丁语的 tempus(时间)<sup>2)</sup>。tense 是适用于印欧语系的语法概念,其体系针对的是动词有明显形态变化的英语等屈折语(inflecting languages),而汉语是没有屈折形式的孤立语(isolating language)。所以从狭义的有无明显形态变化这一点来看,汉语是无时态语言。然而为什么又会有学者认为汉语的“了<sub>1</sub>”可以表示时态呢?从类型语言学视点来看,“了<sub>1</sub>”与英语的“过去时”之间有着明显的关联。赵世开、沈家煊(1984)做了汉语“了”字跟英语译文对应表达的比较研究。其结果如表 1。

我们可以从表 1 中看出,“了<sub>1</sub>”对应最多的不是英语的完成体而是过去时,

表 1：汉语“了”与英语时体的对应(赵世开、沈家煊 1984)

|       | 了 <sub>1</sub> | 了 <sub>2</sub> | 了 <sub>1+2</sub> | 总计          |
|-------|----------------|----------------|------------------|-------------|
| 英语表达  | 次数(百分比)        | 次数(百分比)        | 次数(百分比)          | 次数(百分比)     |
| 一般现在时 | 79 (11.11%)    | 112 (27.1%)    | 22 (9.1%)        | 213 (15.6%) |
| 一般过去时 | 478 (67.4%)    | 147 (35.5%)    | 90 (37.3%)       | 715 (52.4%) |
| 将来时   | 20 (2.8%)      | 66 (15.9%)     | 0 (0.0%)         | 86 (6.3%)   |
| 完成体   | 124 (17.5%)    | 62 (15.0%)     | 127 (52.7%)      | 313 (22.9%) |
| 其他    | 8 (1.1%)       | 27 (6.5%)      | 2 (0.8%)         | 37 (2.7%)   |
| 合计    | 709 (100%)     | 414 (100%)     | 241 (100%)       | 1364 (100%) |

表1

其比例占67.4%。文中指出“英语里的完成体是表示过去发生或完成的动作跟现在有关这一意义，也就是说过去某事件延续至今或对目前有影响，其产生的结果至今存在。过去时虽然也表示过去发生或完成的动作，但并不表示跟现在的联系”。文中指出，像例(1)这样形式的“了<sub>1</sub>”所表示的“完成”大多是过去的事，与现在无关联，英语是用一般过去时来表示。

(1) a. 他们发出了<sub>1</sub>五十个请贴。

b. They sent out fifty invitations.

郭锐(2016)把表1统计结果做为“了<sub>1</sub>”具有时态功能的旁证。通过中英对照来分析“了<sub>1</sub>”的时体属性，这种方法触发了我们用中日比较进行研究。

## 2.2 日语tense和aspect的体系及其三种观点

### 2.2.1 同一形式的两个侧面

工藤(1995)依据先行研究将日语的时体系统归纳成表2，她称之为“基本时体体系”(基本的アスペクト・テンス体系)。

从表2中可以看出，日语的tense和aspect的关系密切。工藤(1995)在表2的解读中指出“アスペクトとテンスは、〈内的時間(の様態)〉か〈(発話時との)外的時間〉かで対立しつつ、同時に、〈時間〉を表す点で統一している。”也就是说，无论是aspect还是tense它们都与时间有关。文中指出：就“スル”和“シ

表 2 : 日语基本时体体系表<sup>3)</sup>

| 时 \ 体 | 完成体 | 继续体  |
|-------|-----|------|
| 非过去   | スル  | シテイル |
| 过去    | シタ  | シテイタ |

表2

タ”而言,二者并非仅仅是“非过去时”和“过去时”,也是“完成体的非过去时”和“完成体的过去时”。如果脱离了aspect,那么就谈不上tense。文中认为应该把aspect与tense结合在一起把握<sup>4)</sup>。

## 2.2.2 分别看待tense和aspect

寺村(1984)对tense和aspect的阐述为:tense是把事件做为“点”来看,基本上以说话时间为参照。aspect是把事件看成有一定幅度,要表示的是在某一过程中处于一个什么位置的一种形式(“テンスというのは,事象を点として見、基本的には発話時を基準にして,アスペクトというのは事象をある幅,プロセスの中のどういう位置にあるかを表そうとする形式である”<sup>5)</sup>)。这个观点是把tense和aspect分别看待,把二者对事件把握的不同比做“点”与“线”的区别。一个是无时间段一个是有时间段,两者都与时间有关。aspect指的是某一事件所处的时间段,也就是将要发生的时间段、正在发生的时间段、已经发生的时间段。庵(2001)在论述tense和aspect的文中也用了“点”与“线”的概念,他用下图(1)说明“シタ”与“シテイタ”的差异。

(2) a. 昨日雨が降った。

b. 昨日雨が降ってい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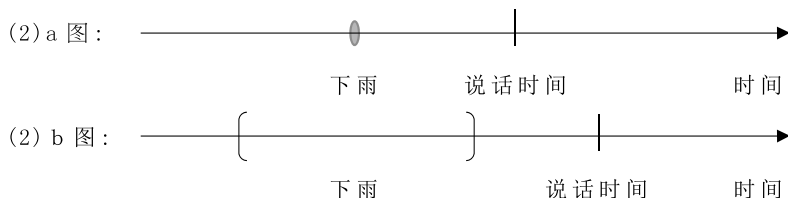


图 1 (庵 2001)

(2)a 的意思是把“下雨”做为一个“点”来描述,而(2)b 的意思是把“下雨”做为一个时间段即“线”来描述。

### 2.2.3 tense和aspect兼容中有突显

尾上(2001)在对“シタ”的时体特征描述中指出:从tense上看是“过去时”,从aspect上看是“完成”。他认为这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シタ”,这一点与上述的“同一形式的两个侧面”的观点是一致的。但他同时又指出:由于“表达上的心理侧重点”不同,在某个具体的例子中所体现出的aspect与tense有所不同。有时前者突出,有时后者突出。他举出的aspect的例子是(3)(4);tense例子是(5)(6)。

(3) 病気はもう治った。 (4) やっと試験が全部終わった。

(5) 先週の日曜日に六甲山に登った。(6) あの時はずいぶん腹が立った。

尽管文中没有明确地阐述上面例子的不同,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发现,“病治好了”“考试全部考完了”这两个例句都是对现在有影响的事件。而“登山”“生气”这两个例句都是对现在没有影响的事件。所以,我们可以用是否对现在有影响来做为判断是aspect还是tense的一个条件。

### 2.2.4 小结“シタ”与“シテイタ”主要差异

从先行研究中看出“シテイタ”是表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而“シタ”是表示过去的一个时间点发生的事情。二者的区别从下面的例(7)中可以明显地显示出来(例句出自工藤(1995))。

(7) a. 病院にかけつけた時,父はもう死んでいました。

b. \*病院にかけつけた時,父はもう死にました。

因为,“シタ”是过去的一个“点”,所以,b的句子不成立,除非父亲正好是说话人跑到医院的那一瞬间去世。“シタ”具有“+瞬间义”,“シテイタ”具有“-瞬间义”,这是二者比较明显的差异。上面举的例(3)和例(4)的语义特征是:“+持续义”“-瞬间义”,这与同样表aspect“シテイタ”的“+持续义”“-瞬间义”的语义特征相同。我们把它们的异同归纳为表3。

表3: “シタ”与“シテイタ”的语义特征差异

|              | 持续义 | 瞬间义 |
|--------------|-----|-----|
| シタ(tense)    | —   | +   |
| シタ(aspect)   | +   | —   |
| シテイタ(aspect) | +   | —   |

表3

### 2.3 “了<sub>1</sub>”与日语“シタ”和“シテイタ”不对应的情况

吕叔湘(1980)《现代汉语八百词》中对“了<sub>1</sub>”的语法意义阐述为“‘了<sub>1</sub>’用在动词后,主要表示动作的完成。”这对之后的“了<sub>1</sub>”语义研究影响很大,教学上也大多沿用这种说法。再看日语,从表2中可以看出“シタ”是“完成体过去时”,“シテイタ”是“继续体过去时”,二者都可以表示在过去的时间里发生的事,所以可以推测它们与表示“完成”的“了<sub>1</sub>”有共同之处。但中文对“过去”“完成”的具体表达方式与日语并非一一对应。下面的就是不一一对应的具体实例。日语是“シタ”或“シテイタ”的形式,但汉语不能用“了”来表达(例句包括名词谓语句结构形式,例句出自本文作者)。

- (8) a. 彼は以前小学校の校長先生でした。  
b. 他以前是小学校长。
- (9) a. 彼の話を聞く前に、このやり方は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った。  
b. 听他说之前我就觉得这样做不对。
- (10) a. あの時、私は北京の三環に住んでいた。  
b. 那时,我住在北京的三环。
- (11) a. 先ほど、外に怪しい男がいた。  
b. 刚才外边有个行为可疑的男人。
- (12) a. 「何歳？」と彼は聞いた。  
b. 他问:“你几岁?”。
- (13) a. 彼女は家にいるとき、時々ピアノを弾いた。  
b. 她在家时常常弹钢琴。
- (14) a. 私は若いころ、よくあの喫茶店に行っていた。

b. 我年轻的时候经常去那家咖啡店。

(15) a. あの町はとても静かでした。

b. 那座小镇很安静。

(16) a. これは彼が書いた手紙です。

b. 这是他写的信。

上面(8)至(16)的例句形式总结如下:①判断动词-“是”;②思考动词-想、认为、觉得等;③动词“在”;④动词“有”<sup>6)</sup>;⑤言说动词-听、问、说等;⑥副词-常常、经常等;⑦“动词/形容词+的+名词”结构。

这些情况下汉语一般不能用“了<sub>1</sub>”,其原因先行研究已有论述,这里不再赘述。本文在统计日语译成汉语的数据时把这类本来就不能译成“了”的情况排出在外。

### 3. 考察方法

本文的考察方法分两个步骤。第一步是统计中译日语料<sup>7)</sup>,从语料中归纳“了<sub>1</sub>”与日语的对应形式,然后对其进行分析。第二步再统计日译中语料<sup>8)</sup>,归纳“シタ”<sup>9)</sup>与汉语的对应形式,并对其展开分析。

## 4. 考察

### 4. 1 中译日语料的统计结果与分析

文本收集了203个以“了<sub>1</sub>”结句的例子,统计出的结果如表4所示(小说名有简写,括号内为百分比)。

表4最明显的结果是四部小说中以“了<sub>1</sub>”结句的例子对应最多的日语表达形式是“シタ”型。从上文的研究背景中我们已经知道“シタ”虽然也有表aspect的时候,但它是“スル”的过去时这一点是无疑的。所以,可以预测译成“シタ”的“了<sub>1</sub>”可能会具有tense的功能。下面我们首先把观察到的“了<sub>1</sub>”结句的形式做进一步的分类,然后参照日文对应的形式,从“-持续义”“+瞬间义”以及“+强制性”<sup>9)</sup>这三项中考察“了<sub>1</sub>”是否具有tense特征。

表4：结句的“了<sub>1</sub>”在日语不同表达形式中的数量及比例

|    | シタ         | シテイタ      | シテイル     | 动词原型      | 其他        | 总例句数 |
|----|------------|-----------|----------|-----------|-----------|------|
| 雾月 | 34 (82.93) | 0 (0.00)  | 0 (0.00) | 2 (4.87)  | 5 (12.2)  | 41   |
| 女人 | 21 (65.63) | 2 (6.25)  | 0 (0.00) | 5 (15.63) | 4 (12.5)  | 32   |
| 房间 | 51 (73.91) | 7 (10.14) | 3 (4.35) | 7 (10.14) | 1 (1.45)  | 69   |
| 江贡 | 46 (75.41) | 1 (1.64)  | 4 (6.56) | 1 (1.64)  | 9 (14.75) | 61   |

表4

#### 4.1.1 “结果性动词+了<sub>1</sub>+宾语”

赵世开、沈家煊 (1984) 指出这类形式的汉语译成英语时是一般过去时的形式。郭锐 (2016) 认为因为这类结构中的动词都具有非持续性, 所以“了<sub>1</sub>”产生了“过去发生”的意思。本文认为结果动词中也有具有“持续义”的结果动词。本文收集到的这类“有持续义结果动词+了<sub>1</sub>+宾语”例句译成日文不是“シタ”, 而是“シテイタ” (例21), “シテイル” (例22)。

- (17) a. 牛反刍的声音衰竭了, 宝坠咂摸咂摸嘴合上了眼睛。(迟子建《雾月牛栏》)
- b. 牛の反芻する音がしだいに小さくなっていき、宝墜も口をむにゃむにゃいわせながら目を閉じた。
- (18) a. 她和颜悦色地让客强拉上了窗帘, 然后熄灭了房间里的灯。(韩东《房间与风景》)
- b. 彼女はにこやかに、カーテンを閉めてきてと克強に言い、それから部屋の灯りを消した。
- (19) a. 卷耳试探着动了动蹄子, 又蓦然缩回了头。(迟子建《雾月牛栏》)
- 卷耳は蹄を動かし歩みだそうとしたが、急にまた首を引っ込めてしまった。
- (20) a. 宝坠将两张饼卷起放进饭袋, 背上水壶, 赶着三头牛出了牛屋。
- b. 宝墜は二枚の油餅にジャガイモを巻いて弁当袋に詰め込み、水筒を肩にかけると、三頭を負って牛小屋を出た。
- (21) a. 窗下的墙齐腰高, 遮住了她的大肚子。(韩东《房间与风景》)



- b. 窓のところの壁は腰の高さまであり、彼女の大きなおなかを隠していた。

- (22) a. 最后一栋房子建成时最初的那栋早已变成了废墟。(韩东《房间与风景》)

- b. 最後の一棟の完成時には、最初の一棟は早くも廃墟となっている。

可以看出上面的例(17)至(20)都具有“瞬间义”，没有“持续义”。这些句子中的“了<sub>1</sub>”表示的是一个“过去发生”的事情。

再从是否有“强制性”这点来看，最具有强制性的是例(20)。这句与其他不同的是只有一个动词“出”，在这句里不能没有“了<sub>1</sub>”，如果去掉“了<sub>1</sub>”的话意思就会发生改变。关于单音节动词要比双音节动词对“了<sub>1</sub>”的需求更强，这一现象先行研究有过诸多论述。徐晶凝(2018)在与“了<sub>1</sub>”共现的161个动词中找出了8个不能隐去“了<sub>1</sub>”的单音节动词。上面的例子中对“了<sub>1</sub>”的“强制性”要求最低的是例(22)。因为“变成了废墟”是个对现在有影响的状态，所以表示的不是tense，而是表示aspect，这里的“了<sub>1</sub>”可以省略。而其他的例(17)、例(18)、例(19)、例(21)中的“了<sub>1</sub>”最好出现，也就是说有“了<sub>1</sub>”更能表示一个事件的结束，但没有“了<sub>1</sub>”也不影响句子的成立，从这点上看“了<sub>1</sub>”的tense特征还处在一个发展演变的阶段。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这些句子所反映出的语义特征以及日译文的不同形式看出“了<sub>1</sub>”的时体特征，例(17)至例(20)的tense特征是比较突出的。

#### 4.1.2 “动词+了<sub>1</sub>+趋向补语”

- (23) a. “割下你的尾巴喂狼!”宝坠威胁着,却把扁脸尾巴上的绳子解了下來。(迟子建《雾月牛栏》)

- b. 「おまえの尻尾を切り落として狼に食わせちまうぞ!」宝墜はそう嚇かしながらも、扁臉の尻尾に結わえた縄をほどいてやった。

- (24) a. 这么一说,禁不住女人也笑了起来。(魏微《大老郑的女人》)

- b. それを聞いて、女の人とも思わず顔を綻ばせた。

- (25) a. 无论如何,女人就在我家的院子里住了下来。(魏微《大老郑的女人》)

- b. とにかく、女の方は私たちの屋敷に住みついた。

这些带有趋向补语的例子都含有“持续义”，一方面“下来”“起来”这类词本身有持续的语义，另一方面“了<sub>1</sub>”前的动词也有“持续义”，比如“住”是具有“强持续义”的动词。从我们收集到的例子上看，日语的译文都是“シタ”。从汉日对照的角度再次证明“シタ”可用于表“持续义”的句子，有aspect的一面。从是否有“持续义”以及是否与现在有关联这些语义特征来看，“动词+了<sub>1</sub>+趋向补语”结构中的“了<sub>1</sub>”不具备tense特征，应该看作是体标记。

#### 4.1.3 “动词+了<sub>1</sub>+一下/一声”

- (26) a. “卷土豆丝吗？”宝坠的胃因为兴奋而跳了一下。(迟子建《雾月牛栏》)  
 b. 「ジャガイモの千切りを巻いたやつ?」。宝墜の胃袋は興奮して飛び跳ねた。
- (27) a. 有一次就喊她做“姐姐”了，她愣了一下。(魏微《大老郑的女人》)  
 b. ある時、彼女を「姉さん」と呼んでしまい、彼女を驚かせた。
- (28) a. “雾月到了。”母亲淡淡地说，接着无限忧伤地叹息了一声。(迟子建《雾月牛栏》)  
 b. 「霧の月になったんだよ」。母親は淡々とそう言ってから、心底悲しそうにため息をついた。
- (29) a. 我母亲扭头看了我一眼，噢了一声。(魏微《大老郑的女人》)  
 b. 母は私を振り返り、ひと言、まあと言った。

这类结构的例句中，“了<sub>1</sub>”前的动词都是具有“瞬间义”(或短时间)的动词，这与具有短时间语义特征的“一下”、“一声”相吻合。完成之后的动作与现在无关联，无“持续义”。再从有无“强制性”这点上看，如果去掉“了<sub>1</sub>”都会变得很不自然。朱庆祥(2014)从语篇角度考察了“了<sub>1</sub>”的隐现规律，统计结果是动量式中的“了<sub>1</sub>”出现的比例为86.5%，这说明“了<sub>1</sub>”在这个结构中是以“出现”为主。综合上述几点，我们可以认为这类结构的“了<sub>1</sub>”具有tense特征。

#### 4.1.4 “动词+了<sub>1</sub>+一遍/时间词/动词重叠”

- (30) a. 把人人皆知的事情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又唠叨了一遍。(韩东《房间与风景》)  
 b. みなが知っているこれまでのいきさつをくどくど説明する。

- (31) a. 邻居们的结论仅仅维持了一夜。(韩东《房间与风景》)  
b. 隣人たちの結論は一晩しかもたなかった。
- (32) a. “想。”小江贡活佛咽了咽嘴里的口水。(丹曾《江贡》)  
b. 「食いたい」小ギャンゴン化身は口の中のつばを飲み込んだ。

上面的三例都有明显的“持续义”的语义特征，动词重叠具有反复性的语义，所以这类结构的aspect特征比较突出。本文收集的例子中，译成日语的有“シタ”型，也有动词原型。

#### 4.1.5 “动词+了<sub>1</sub>+数量+宾语”

- (33) a. 广州发廊给我们小城带来了一场革新。(魏微《大老郑的女人》)  
b. 広州ヘアサロンは私たちの町に革新をもたらした。
- (34) a. 她绝没有想到父母又为她拔出了一个大钉子。(韩东《房间与风景》)  
b. 両親が彼女のために大きな障害物となる壁をまたとり除いてくれたことに、莉莉はまったく思い至らなかった。

这个结构在教学上很常用，以此结构来解释“了<sub>1</sub>”的用法。多数学者认为其语法意义是表“完成”，“了<sub>1</sub>”是完成体标记。从本文收集到的这类结构的例句上看，这类结构表达的是具有一定时间段的事，所以我们认同这里的“了<sub>1</sub>”是体标记的观点。

#### 4.1.6 “动词+了<sub>1</sub>+宾语”

- (35) a. 虽然对于未来来说，牛比丈夫更重要，但她还是选择了丈夫。(迟子建《雾月牛栏》)  
b. 将来のことを言えば、牛のほうが夫よりも重要だったが、彼女はやはり夫を選んだ。
- (36) a. 而除此之外的别人则是无辜的。他们连累了邻居。(韩东《房间与风景》)  
b. ほかの人たちは無実なのだ。彼らは隣近所を巻き添えにした。
- (37) a. 他感到自己就像掉进了一个大粪坑里，浓烈的恶臭几乎淹没了他。(丹曾《江贡》)  
b. 小ギャンゴン化身は自分が大きな肥溜めに落ちたかと思うほど

強烈な悪臭に息が詰まった。

- (38) a. 最近才被重新启用, 做了被邻居踢坏的大门的顶门杠。(韩东《房间与风景》)
- b. 最近改めて用いられることになり、隣人に蹴り壊されたドアのつかい棒になっていた。

上面的四例都是与现在有联系、有影响、有“持续义”的。以例(38)为例, 这种有持续意义的句子一般在日语中被译成“シテイタ”。所以, 这类结构中有上述语义特征的“了<sub>1</sub>”也应该是表示aspect。

#### 4.1.7 命令句

- (39) a. “那我们该怎么处置他呢?把他交给宗府吗?”“不,放了他。”(丹曾《江贡》)
- b. 「では、あの者をどういたしましょう?宗府に渡しますか?」  
「いや、解き放ちなさい」

这种命令句中出现的“了<sub>1</sub>”对应的不是“シタ”或“シテイタ”, 而是日语中的命令形式。

## 4.2 日译中语料的统计结果与分析

本文统计了日文小说—『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東野圭吾著)和『東京奇譚集』(村上春樹著)中的“シタ”与中文表达形式的对应情况, 统计出的结果如表5。在统计中我们排除了2.3节中列出的本来就与“了”不对应的情况。以例(40)为例, 画直线的部分为统计对象, 画波浪线的部分为排除对象。

- (40) 「一本の電話が、私の部屋にかかってきた。それがすべてののはじまりだった。声を聞いた時、すぐに誰なのかわかった。子供っぽさの残る独特の声だ。胸が高鳴った。それでも私は敢えて事務的な口調で、「どちらさまでしょうか」といった。少しばかり意地を見せたつもりだったが、くだらないことをしているなど、後悔した。「あの、中野ですけど」彼女は旧姓ではなく、今の姓を名乗った。それは彼女なりの意地だったかもしれない。「中野さん?」私はまだ気づかないふりをし

た。(東野圭吾『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

表5: 两篇日文小说的“シタ”与汉语表达形式的对应

|      | 了 <sub>1中</sub> | 了 <sub>1结</sub> | 了 <sub>2</sub> | 动趋式          | 动结式          | 数量短语       | 动词原型         | 其他          | 总计          |
|------|-----------------|-----------------|----------------|--------------|--------------|------------|--------------|-------------|-------------|
| むかし  | 13<br>11.11%    | 31<br>26.5%     | 6<br>5.13%     | 17<br>14.53% | 13<br>11.11% | 5<br>4.27% | 22<br>18.80% | 10<br>8.55% | 117<br>100% |
| 東京奇譚 | 5<br>4.81%      | 17<br>16.35%    | 15<br>14.42    | 22<br>21.15% | 10<br>21.15% | 3<br>2.88% | 25<br>24.04% | 7<br>6.73%  | 104<br>100% |

(注:小说名略写。“了<sub>1中</sub>”表示“了<sub>1</sub>”后有后续句,“了<sub>1结</sub>”表示“了<sub>1</sub>”结句。“了<sub>2</sub>”只是从形式上分的句尾的“了”,没有考虑句尾“了”有“了<sub>1+2</sub>”的情况。“其他”指的是除了前七项以外的)

从表5中的统计结果上看,对应“シタ”的汉语形式多种多样,这既反映出日语“シタ”的多种用法,也反映出汉语时体表达的多样性。两部小说总的来看与“シタ”对应最多的是“了”字结构(『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中“了<sub>1中</sub>”+“了<sub>1结</sub>”+“了<sub>2</sub>”合计占42.74%)。从这个百分比上看,既说明“シタ”与“了”有共同点,同时又表现出“シタ”与“了”的不同,毕竟有60%左右的“シタ”并不对应“了”。下面按表5从左至右的顺序分别举一个“シタ”所对应的中译文(小说名有略写,作者名、中文书名、译者名省略,参见第3节)。

(40) a. 私の視線に気づいたのだろう、彼女は伝票を持った手を身体の後ろに隠した。(東野圭吾『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

b. 可能她也注意到了我的视线,把抓着帐单的手藏到背后。

(41) a. 別室で、その遺体が自分の息子であることを確認する書類にサインをした。(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

b. 在另一房间里,她在确认尸体为自己儿子的文件上签了字。

(42) a. 「これではっきりしたんじゃない?二十三年前に、この家の人たちはいなくなったのよ。(東野圭吾『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

b. “这不是很清楚了吗?二十三年前,这家人就不在了。”

我们在统计例句中发现,“了<sub>2</sub>”的数量少于“了<sub>1结</sub>”的数量。“了<sub>2</sub>”基本上出现在会话文中,因此叙述体较多的『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中“了<sub>2</sub>”较少,117例中仅有6例(占5.13%)。而“了<sub>1</sub>”结句的例句多出现在叙述句里,同

部小说中“了<sub>1结</sub>”共31例,占26.5%，“了<sub>2</sub>”与“了<sub>1结</sub>”的比例之差显而易见。关于“了<sub>1</sub>”与“了<sub>2</sub>”在文体上存在差异这一点郭锐(2016)从历时研究的视点做过阐述,这里不再展开。从本文关注的时体角度看,“了<sub>2</sub>”也可以表示一个与现在无关联的过去发生的事情,而且也对应既能表“时”也能表“体”的“シタ”。目前,一般是把句尾的“了<sub>2</sub>”做为语气助词,但从类型言语学的角度,句尾的“了<sub>2</sub>”是否可以做为时体助词也有待研究。

下面是动趋式与动结式的例子。

- (43) a. 「ふうん」私は机の上のシャープペンシルを取り、カチカチカチと芯を出した。(東野圭吾『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  
 b. “呵……”我拈起桌上的自动铅笔,咔嚓咔嚓地拔出笔芯。  
 (44) a. 私はその情報をメモに細かく書き留めた。(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  
 b. 我把这信息详细记在便签上。

汉语可以用“动趋式”或“动结式”来表示一个已经完成的事件。在我们观察的例子中“单音节动词+单音节趋向补语/单音节结果补语”这样双音节动补式(动趋式+动结式)中隐去“了<sub>1</sub>”的现象比较常见,表5显示的有30%左右。双音节动补式结构一般是可以加上“了<sub>1</sub>”的。如“记在了便签上”也是很自然的表达形式,加上“了<sub>1</sub>”会突出其“完成”的语义特征。是否要凸显其“完成”的语意特征还要到大语境(篇章中)去考察。总之,“了<sub>1</sub>”的隐现既有主观的一面,又有强制性的一面。从类型语言学角度来看,尽管“了<sub>1</sub>”隐现有强制性的时候,但是从与日语对比的角度来看,汉语“过去时”的标记很不明显。

下面是中文译成“动词+数量短语”结构的例子。

- (45) a. 「なかったわ」いってから彼女は吐息をついた。(東野圭吾『むかし』)  
 b. “没有。”说着她轻叹一声。  
 b' “没有。”说着她叹了一声。  
 b\* “没有。”说着她叹一声。

例(46)的b是译本的翻译,也可以译成b',但不能是b”。探其原因,b的译文因为有“轻”,就带上了描写一种状态意思,所以没用表示完了的“了<sub>1</sub>”。如果去掉“轻”只表示完了则必须要有“了<sub>1</sub>”。

下面再看译成汉语是动词原型的例子。

- (46) a. 週末になると五十代半ばの、もやしみたいな体型のピアニストが  
やってきて演奏した。(村上春樹『東京奇譚集』)

b. 每到周末就有一位五十五六岁、体型像豆芽的钢琴手前来演奏。

两部小说的中译本把“シタ”译为动词原型的比例占20%左右,是个不小的比例。通过观察这些例句,可以发现很多这种情况是出现在连动式结构中。比如(46)是由“前来”和“演奏”组成的连动句。为什么这种结构可以表示一个完了的语义,目前还没看到有关详细的论述,这也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下面的这句是我们分类到“其他”一项中的例子。

- (47) a. エンジンを切り、フロントガラス越しに建物を眺めた。(『むかし』)

b. 我关掉引擎,透过挡风玻璃打量着这栋房子。

“眺める”是一个具有一定时间段的动词,所以译成汉语时用了表持续的助词“着”,从中也可以窥视出日语“シタ”的多功能性。

## 5. 结论

通过统计、观察和分析语料我们首先弄清了“了<sub>1</sub>”与日语的各种对应形式。得出的统计结果表明“了<sub>1</sub>”对应最多的形式是“シタ”,有的小说里高达80%以上的“了<sub>1</sub>”被译成“シタ”。其次,通过对汉语“了<sub>1</sub>”所处的句法层面的分类,使我们更加细致地观察到“了<sub>1</sub>”在不同结构中所体现出的不同的时体功能。具体地说就是在“结果性动词+了<sub>1</sub>+宾语”以及“动词+了<sub>1</sub>+一下/一声”的结构中具有tense特征突出的一面,而其他结构中的“了<sub>1</sub>”则是aspect特征的一面突出。总的来看具有aspect特征的语境多于tense特征的语境。针对“了<sub>1</sub>”时体归属,日语的译文从侧面起到了证明的作用。最后,从对“シタ”与汉语的对译形式的统计结果中我们看到了汉语表时体的多样化,也通过考察找到了一些“了<sub>1</sub>”的隐现规律,即单音节动词与“了<sub>1</sub>”共现时不易隐去。

总的来说,“了<sub>1</sub>”具有tense特征的一面,但“了<sub>1</sub>”的隐现又有其恣意性的一面。加上汉语的时体表达的多样性,导致与其他语言比较的时候,汉语具有时态标记不明显这一特征。与日语“过去时标记”的“シタ”相比,“了<sub>1</sub>”的“过

去时标记”的功能还没有明显地在各个句法层面上得以体现，正如先行研究所说，还处在发展演变之中。

### 注释

- 1) 参照《王力文集—中国语法理论》(1984版)第201-202页。
- 2) 转引朴珉娥・袁毓林(2019)
- 3) 原文是“完成相”“继续相”。
- 4) 原文参照工藤(1995), 37页。
- 5) 原文引自寺村秀夫(1984), 144页。
- 6) 这里排除可以接“了”的情况。如：有了一个好主意。
- 7) ①②③部小说均出自『ミステリーインチャイナ 同時代の中国文学』2006年，釜屋 修監修，東方書店。  
①『霧の月』下出宣子译 原著《雾月牛栏》池子建《收获》1996年第5期  
②『鄭さんの女』上原かおり译 原著《大老郑的女人》魏微《人民文学》2003年第4期  
③『部屋と風景』石井恵美子译 原著《房间与风景》韩东《花城》1994年第3期『ギャング』土屋肇枝译 出自『中国現代文学』2015年第14期，中国現代文学翻訳会編集，ひつじ書房。原著《江贡》丹曾《十月》2010年第2期
- 8) ①東野圭吾 2011年『むかし僕が死んだ家』講談社 中译本《从前我死去的家》李盈春译，2013年 南海出版公司②村上春樹 2014年『東京奇譚集』新潮文庫 中译本《东京奇譚集》林少华译，2013年 上海译文出版社。
- 9) 为了集中考察“了<sub>1</sub>”有没有tense的特征，“继续体过去时”的“シテイタ”语句不在考察对象范围之内。
- 10) 参照朴珉娥袁・毓林(2019)检验汉语是否是时态语言时所使用的“了”的“强制性”条件。

### 〈参考文献〉

郭锡良編校 1984 《王力文集-中国语法理论》，第一卷 山东教育出版社。



- 刘勋宁 1990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与词尾“了”的联系〉,《世界汉语教学》第2期
- 刘勋宁 1999 〈现代汉语的句子构造与词尾“了”的语法位置〉,《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
- 刘勋宁 2002 〈现代汉语句尾“了”的语法意义及其解说〉,《世界汉语教学》第3期
- 李铁根 2002 〈“了”、“着”、“过”与汉语时制的表达〉,《语言研究》第3期
- 吴福祥 2005 〈汉语体标记“了、着”为什么不能强制性使用〉,《当代语言学》第7卷第3期
- 杨凯荣 2013 〈从表达功能看“了”的隐现动因〉,《汉语学习》第5期
- 朱庆祥 2014 〈从序列事件语篇看“了<sub>1</sub>”的隐现规律〉,《中国语文》第2期
- 郭锐 2015 〈汉语谓词性成分的时间参照及其句法后果〉,《世界汉语教学》第4期
- 郭锐 2016 〈汉语叙述方式的改变和“了<sub>1</sub>”结句现象〉,《中国語学》第264号
- 曹道根·许凌春 2017 〈“真”无时态语言研究〉,《当代语言学》第19卷第1期
- 徐晶凝 2018 〈“了<sub>1</sub>”在政论语篇中的分布〉,《语法研究和探索》第19辑商务印书馆
- 李姝姝 2018 〈汉语序列事件句尾中“了”的隐现及其与后续句的关联〉,《语言教学与研究》第6期
- 朴珉娥·袁毓林 2019 〈汉语是一种“无时态语言”吗?〉,《当代语言学》第21卷,第3期
- 曹道根·许凌春 2019 〈汉语是一种“(半)无时态语言”吗?〉,《当代语言学》第21卷第3期
- 寺村秀夫 1984 『日本語のシンタクスと意味』Ⅱ くろしお出版
- 工藤真由美 1995 『アスペクト・テンス体系とテクスト—現代日本語の時間の表現—』 ひつじ書房
- 尾上圭介 2001 『文法と意味』Ⅰ くろしお出版
- 庵功雄 2001 『新しい日本語学入門ことばのしくみを考える』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
- 木村英樹 2012 『中国語文法の意味とかたち—「虚」の意味の形態化と構造化に関する研究—』 白帝社